

# 佛陀

仰  
慕  
佛  
陀

編著·不動慧獅子



2011 新校排版



第一章 歷史上的佛陀	1
第一節 偉大的一生	1
第二節 最後的教誨	5
第二章 永恒的佛陀	6
第一節 慈悲與願望	6
第二節 佛的救度及救度的方法	6
第三節 永恒的佛陀	7
第三章 佛的妙相與勝德	7
第一節 佛的三身	7
第二節 遇佛的因緣	8
第三節 佛的勝德	8



佛法無他唯在令人證  
入諸法實相而已淺言  
之即真實覺了宇宙人  
生之真相耳

淨空 一九九二年五月



# 佛陀

## 第一章 歷史上的佛陀

### 第一節 偉大的一生

喜馬拉雅山南麓，靠近羅希尼河（Rohini）一帶的地方，有一個很富裕的國家，名叫迦毘羅衛國（Kapilavastu）。國王淨飯（Suddhodana），姓瞿曇（Gautama，喬達摩），是釋迦族（Śākya）的後裔，他繼承了縣延世代的純正血統，勤政愛民，英勇能幹，所以深為全國百姓的愛戴。

王后摩耶夫人（Māyā）是屬於釋迦族另一分支拘利族（Koliya）的公主，也就是天臂城（Devadaha）城主善覺王的妹妹，算來還是淨飯王遠房





的親戚。

淨飯王和摩耶夫人結婚了好多年，都沒有生下一男半女，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一個六月十五的晚上，摩耶夫人夢見被四大天王連臥鋪抬到名叫雪山的地方，在潔沐淨身之後，一頭六牙白象在臥鋪旁向右繞了三匝，從右脇進入體內，而懷了孕。

此後，舉國上下都屈指盼望王子的誕生。

在接近生產的那個月，王后依照當時印度的習俗，回天臂城娘家去待產。途中在藍毘尼園（Lumbini）休息。

藍毘尼園位於迦毘羅衛城和天臂城交界的地方，園中遍植沙羅樹。這時正值初夏，沙羅樹滿樹盛開著花，花叢間有五色蜜蜂和各種禽鳥飛翔著，並時時發出美妙的聲音，整個花園美得就像帝釋天王的遊苑一樣。王后因此決定在第二天的清晨，前往沙羅樹林中去觀賞。

日出時分，王后漫步到一棵蓊鬱蔥蘢的沙羅樹之下，看著一枝滿綴花

朵的樹枝，竟情不自禁的舉起右手想去攀觸它，不料樹枝就像蘆葦遇到熱氣一般，自動的垂入她的手中。就在這一剎那間，王子從王后的右脇出生了。

王子出生後，突然有兩股清水，一溫一清涼從空中洒下，使王子和摩耶夫人增加了不少氣力。之後，王子從嫫女的手中下來，立在地上，觀望了上下四方，然後向各方行七步，以莊嚴的聲音作獅子吼說：

「一切天、人之中，以我最尊最勝，這是我在人間的最後一生，我要渡盡一切眾生，遠離生死苦海。」

這是西元前五百六十五年四月十五日的事情。（或說四月八日）



當時，有位仙人名叫阿私陀（Asita），正在雪山修行。他已得八定，能知過去四十劫和未來四十劫之間的一切事情。四月十五日那天，他發現迦毘羅衛城的空中，有吉瑞之象，於是便到城裏來，要求謁見太子。阿私





陀仙人以神通觀察之後，不禁露出歡喜的微笑，但隨後卻又哭泣了。

他說：

「太子具有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的大丈夫相，再過三十五年必定能成佛，成為人天的教主。但是我將在他未成佛之前死亡，轉生在無色界天，任憑百佛千佛出世，我都無緣見到。這真是我莫大的損失啊！」

仙人說完，立即俯下身去，對王子禮拜。



王子出生後的第五天，淨飯王為王子舉行命名的儀式。

會中請了一百零八位精通三吠陀的學者。最後由大家共同選定悉達多 (Siddhartha) 為王子的名字。悉達多就是一切願望都能圓滿達成的意思。

學者之中，有八位精通六分吠陀、擅長觀相之人。這次看到王子的德相，有七人一致伸出兩支手指頭，作兩種預言說：



「有這種大人相的人，假使繼承王位，將成為統治四大部洲的轉輪聖王。假使出家修道，將成為無上正等正覺的佛陀。」

但是其中有一位青年學者，名叫憍陳如，卻只伸出一個手指頭，作堅定的預言說：「王子長大之後，絕對不會留在家裏，他將來一定是個破除煩惱蓋障的佛。」

淨飯王聽了這些預言非常高興，可是後來卻越想越擔憂，唯恐王子長大之後離家而去，於是問學者們說：

「我兒子會見到什麼而想出家呢？」

學者們答道：

「四種徵兆。」

「那四種徵兆？」

「一個老人，一個病人，一個死人，和一個出家人。」

淨飯王聽了，立刻下令道：





「從今以後，不准這四種人在王子面前出現。我的王子不須成佛，他應該像其他的人一樣，娶妻生子，組織家庭。我要親眼見他繼承我的王位，統治國家。」



王子出生後的第七天，摩耶夫人不幸去世。此後王子就交由淨飯王的另一位王妃摩訶波闍波提（Mahā-prajāpati）撫養。

王子從七歲起就開始接受文武教育。父王為他聘請各種名師，進宮教他讀書、作文、算術、射箭等技藝。

有一年春天耕耘祭時，王子隨著父王到各處田園巡視，看見農夫在耕田犁土，有一隻小鳥啄走了犁尖所掘出來的小蟲，王子喃喃自語道：「可憐啊！生物如此的互相殘殺。」於是偷偷的離開人群，獨自坐在樹底下沉思起來。

王子誕生後不久就失去了母親，現在又目睹生物互相殘殺的情形，在

他幼小的心靈上，早已刻下了人生苦惱的傷痕。這個傷痕就像刻在小樹之一樣，隨著小樹的成長而日益擴大。王子也因此年復一年的更沉入於冥想。

淨飯王知道王子有了修道的思想，為之憂慮不已，此時又想起從前仙人和學者們的預言，更加惶恐與不安。於是想盡了各種辦法要使王子快樂起來，但是都沒有效果。在王子十九歲那年，淨飯王終於接受群臣的建議，決定迎娶舅父天臂城主善覺王的女兒耶輸陀羅（Yasodhara）為妃。



此後十年之間，王子均流連於春、秋、雨等不同的宮殿裏，享受著歌舞管弦的生活。

淨飯王為了不使王子生起出家之心，特別下了一道命令，不許任何人在王子面前提到老、病、死等人生憂悲苦惱之事，服侍王子的人，要日以繼夜的表演各種清歌曼舞，也不許現出辛苦疲倦的樣子。





此外，又在宮殿四周建造圍牆，裏面除了青春美貌的女子之外，其他的人一概不准進入，即使裏面有人無意中受點小傷，也要立刻抬出去，不到復原不許回來。

淨飯王雖然把世間所有痛苦的情形，都阻隔在王子的生活圈子之外，但是王子並不快樂，即使在作樂之中，他也不時的沉思冥想，苦心探討人生之真諦。



有一天，王子忽然向淨飯王提出想出城遊園林的要求，淨飯王雖然心懷憂慮，但由於愛子心切，還是很快的答應了。大王立刻下令在王子出城的那天，凡是所要經過的街道，家家都要清洗打掃，街道散鮮花、窗門結綵縵，務必使人看了覺得新鮮美麗。又禁止工人在路上工作，窮人、盲人、病人、老人那天都不許外出，直到王子通過時為止。

一切都準備就緒之後，王子才乘著華麗的吉祥車子，從宮門出發。

這時淨居天子知道王子出家的時機快到了，為了讓此因緣成熟，於是幻化成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，彎著腰駝著背，手拄著拐杖，在馬路上顫動著行走。老人之忽然出現，驚動了很多人，大家雖想驅走他，但已來不及了。

王子看到如此怪異的老人，問駕車的車匿說：

「車匿，這人怎麼了，為什麼他的頭髮特別白，跟我們的不一樣呢？為什麼他的背脊那樣彎曲，不能伸直呢？他的身體為什麼不停的顫抖？牙齒又在那裏呢？車匿！他是不是生下來就這樣？」

車匿回答說：

「王子啊！這叫『老人』。他不是生下來就這樣，他跟所有的人一樣，都曾有過強壯結實的身體、烏黑的頭髮、明亮的眼睛、整齊的牙齒。但在世界上生存久了，就慢慢變成這樣。」

王子又問道：





「車匿，你是說全世界的人，只要生存久了都會變成這樣。那我呢？我的父王、我的妻子，是不是也一樣會衰老、駝背、顫抖、髮白、齒落？」

車匿說：

「王子啊！的確是像你所說的這樣，老是沒有人能避免的。不論是富人、窮人、有權力的人、沒權力的人、尊貴的人、卑賤的人，都完全一樣。人一生下來，是註定要老的。」

悉達多王子聽了非常傷心，立刻命令車匿駕車回宮。



王子回宮之後，淨飯王馬上召見車匿，垂問今天王子的心情是否歡樂。當國王知道路上所發生的一切，非常擔憂，心中想著：「不能讓王子捨棄王位，不能讓王子離家出家，不能讓占相學者的預言成為真實。」因此他又命令屬下訪求各種增集五欲的方法，以供王子享樂。



過了不久，王子再度乘吉祥車，出宮遊園林。

淨居天子立刻化成病人，躺在王子經過的路旁呻吟，並一再以極微弱的聲音哀求別人幫助他。病人的身體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了，又因痛苦而扭成一團，掙扎不息。王子瞧見了，立即下車扶著他，問車匿道：

「車匿！這人怎麼了，他的眼神怎麼跟一般人不一樣？他的呼吸為什麼這樣微弱？皮膚又為什麼是呈黑紫色的呢？」

「王子啊！這是『病人』。你趕快離開他吧！他現在全身正佈滿了病毒，內臟開始腐敗，到最後連他的呼吸也會停止。如果你太靠近他。他的病毒會傳染給你，到時你也會像他一樣。」

「車匿！世上除了這種病以外，還有其他的病嗎？」

「有的，病有很多種，但不管得的是那一種病，都是痛苦的。」

「車匿！難道沒有人能解救他嗎？難道世人就這樣讓病魔任意摧殘





嗎？」

「王子啊！世人生病是很平常的事。雖然有很多醫生正努力尋找克服病菌的方法，但是卻沒有人能真正遏止病的發生。這個病即使治好了。什麼時候還會再生病，任誰也無法預料。因為世人隨時隨地都會生病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是不是包括父王，還有我在內？」

「王子啊！有身則有病，生病是不分貴賤、男女、老少的。」

王子聽了，悵然不悅，想道：「如果是這樣，那麼人類活在世上就只有痛苦和恐怖了，因為沒有人知道，今晚睡下之後，明天會不會變成像這個病人一樣。」於是心中對於世間之眷戀，頓然棄捨。



此後有一天，悉達多王子又在遊園林的路上，看見了天人幻化的死人。死人躺在擔架上，前後有雜色繒幡導引，後面跟著一群人，悲號哭泣著。



出了城外，死人被放在一堆木柴上，然後點燃了火，熊熊地燃燒起來。

王子看了很驚訝，以震顫的聲音問道：

「車匿！為什麼那人靜靜的睡著，讓別人燃燒他呢？為什麼旁邊的人放聲哭泣而不去搶救他呢？」

「王子啊！那人已死了。他雖然有腳，但不能再走路，雖然有眼，但不能再看到東西。他對一切事物，已不再有知覺了。不論是熱、是冷、是火、是雪，他完全失去了知覺。他已死了，目前屍蟲已漫佈在他的全身，啃食他的肉體，若不燒掉他，臭味將會散佈在整個空氣中。他從此不再回來了，他的親戚朋友們正為此而傷心呢！」

「車匿！這就是『死』嗎？我是國王的兒子，也會像這名男子一樣要死嗎？我的父王，耶輸陀羅，以及我所認識的人，總有一天，都會被放在木柴上燒掉嗎？」





「王子啊！人既有生，就一定會有死，任何人都無法防備和逃避的。」

王子聽了非常傷心，遂默默不再說話了，他想：

「這真是太可怕了，世上的人，除了會老會病之外，總有一天，還得要死，而卻沒一點方法可以防備。這些老、病、死的問題，我必須想出解決的辦法才行。只要我找到了方法，父王、耶輸陀羅，以及全世界的人，就不必籠罩在老、病、死的恐怖之中了。」



又有一次，王子在園林中散步時，忽然見到天人幻化的出家人，披著黃色的袈裟，捧著鉢，正安詳的從前面走過。從他寂靜的外表，王子猜想他內心必定充滿了快樂與寧靜。於是問車匿道：

「車匿！這是什麼人哪？」

「王子啊！這位是『出家人』。」

王子一聽出家人這三個字，心中自然升起既恭敬又歡喜的微妙感受，遂立刻吩咐車匿驅車走向出家人。

王子下車合掌向出家人問道：

「仁者，你剃除鬚髮，穿著袈裟衣，毅然捨離家庭，目的何在呢？」

「王子啊！我之所以出家，目的在捨離世間之恩愛，並收攝六根，不受五欲，慈心對待一切眾生，以求解脫世間之痛苦啦！」

悉達多王子聽了很高興的讚嘆道：

「善哉！善哉！世間唯有此道最為尊勝。」



悉達多王子自從見到出家人以後，整天都很快樂的靜坐在園林裏，心中始終縈繞著出家的念頭。

這時淨飯王派人來告訴他，說他的妃子已經生下一個可愛的孩子了，但是他聽了並沒有表示很歡喜的樣子，反而說：「羅睺羅（障礙或繫縛的





意思)來了!羅睺羅來了!」因為王子當時這麼說，淨飯王就為他的孫子取名為羅睺羅。



悉達多王子二十九歲那年的六月十五日，諸占相學者又向國王預言道：

「王子如果不出家，再過七天，就能成為轉輪聖王，屆時七寶會自然顯現，釋迦種姓也會因此而大盛。」

淨飯王聽了很高興，為了盡最後一次的努力，遂通令全國，尋找出最聰明又最美麗的女子，於今日起長期住在王子的寢宮裏，日夜為王子表演各種美妙的歌舞，希望能博得王子的歡悅。

當天夜裏，又有許多天女般的美女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手執種種樂器，圍繞著王子歌舞起來。但是這時王子的心，早已脫離五欲的煩惱，對於歌舞毫不感興趣，不一會兒就睡著了。這些唱歌和跳舞的女子看到王子

睡了，也紛紛放下手中的樂器，各自躺在地板上休息。

過了一會兒，王子醒了。他盤足坐在榻上，看見這些女子因睡著而露出的種種醜態，有的口中流著口水沾污了肢體、有的咬牙作聲像是瞋恨的鬼魅、有的發出鼾聲、有的說著囁語、有的張著大口、有的把衣服敞開著，一一現出令人討厭作嘔的樣子。王子很驚訝，這些平日美如天仙的女子，怎麼會變得如此的討厭可怕。突然間，他覺得這座華麗的寢宮，宛如一座縱橫狼籍攤著死屍的墓地，三界就像煉獄一樣，沒有一處安樂的地方。於是喊了一聲：「世間真是禍患啊！」而決定今夜就離宮出家。



深夜時分，悉達多王子騎在有靈知的犍陟（Kantaka）馬上，帶著車匿，悄悄地離城。

這時，魔王波旬早已伺機要來糾纏王子，因此在空中說道：

「回宮殿去吧！再過七日你將有輪寶顯現了，不久之後，這世界上的





一切都是屬於你的！」

王子叱咄道：

「魔王啊！去吧！我當然知道輪寶將顯現，但我不要王位，也不要塵世上的的一切。我要成佛，我要救渡一切眾生，我要讓十方世界都震動。」

魔王心裏想：

「我不相信你逃出我的手掌心，今後只要你生起一念貪欲，或邪惡不善之心，我還是可以逮住你的。」

從此以後魔王就像影子一般，一直跟在王子的身後。每時每刻都在找尋他的過失。

其時正是六月十五月圓之夜，皎白的月光傾洒著大地，王子很想回頭對故都作最後的一瞥，才生起此念，大地突然裂開，像作陶用的拉坯車那樣地旋轉起來，似乎告訴王子說：「大士啊！請堅定信心，不要回頭看。」



悉達多王子騎著犍陟馬，一夜之間，通過三個王國，於黎明時分到達阿奴摩（尊勝、常滿之意）河的岸邊。

王子立於銀光一片的沙灘上，問車匿道：

「車匿！這條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王子啊！這是阿奴摩河。」

王子心想，這是出家的好緣起，於是右手執刀，左手拉起頭巾和髮髻，毫不猶豫的一併切斷。然後換下貴重的衣服，纏起僧衣，手上捧著鉢，沿途乞食到南方去了。



王子出家後，在當地一個名叫阿奴夷的奄波樹林中住了七天，享受著離塵絕俗的快樂。之後才繼續向南行，到了摩竭陀國的國都王舍城。

第二天清晨，王子先在近城的小河裏沐浴，然後才進城一家挨一家的





托鉢。王舍城的人民，見到王子具足種種相好和高貴的威儀，都紛紛把最美好的食物供養他。

自從王子入城托鉢以後，此消息就被傳開了，說是有一位莊嚴無比、儀態高貴的出家人來到王舍城了。後來國王也知道了這個消息，立刻派人跟蹤王子，並調查他的來歷。最後得知這個出家人乃是迦毘羅衛國的太子，他為了解脫世間之種種痛苦，不久前才捨棄王位出家修梵行的。頻婆娑羅王非常欽佩王子偉大的行為，於是請求王子在王舍城住下來，以便長期供養王子珍貴的食物。但王子婉拒了這項請求，說：

「大王！我對於物質無所希求，我是為求最上菩提而出家的，所以在我未達到目的之前，我不能長住在一個地方。」

頻婆娑羅王最後與王子相約，請求王子成佛之後，先降臨到他的國度，教化他和他的人民。





悉達多王子離開王舍城後，遇到了當時印度最有名的阿羅藍（Arāḍa）和優頭藍伽（Udraka）兩位仙人。

王子先後跟他們學習解脫生死的方法。經過兩位仙人的指點，王子的學識雖然很快就達到了和兩位仙人相等的地步，並能進入無所有處定和思想非非想處定（世間最高層次的禪定），但是橫互在心中的生死問題，卻仍然無法得到解決，因此他知道只一味修持禪定，而沒真實義的智慧，絕不是菩提之道。遂決定不再往各處去求知，只想單獨運用自己的智慧作大精進，以尋找脫離生死的真理。



二千多年前的印度和現在一樣，有很多外道出家人，認為只要以種種方法使身體受苦，死後就會升天得到永久的快樂，因此山林曠野間，到處充滿著修這種苦行的出家人。像有的人以一隻腳站立著，有的人以雙腳倒掛在樹上，有的人把頭埋在土裏，有的人躺在插滿芒刺或鐵釘的木板上，





有的人則幾乎不吃東西等等。

悉達多王子也試驗過許多種苦行的方法，希望藉此得到開悟。有一天，他來到一個名叫優羅頻羅的地方，看到一片很幽靜的樹林，其地平坦，林木茂盛，又靠近河流，認為這是作大精進的好地方，因此就住了下來。



曾經預言悉達多王子如果出家將成佛果的八位學者，除了憍陳如之外，都已隨業報轉生去了。他們生前都曾各自告誡自己的兒子，一定要隨王子出家，皈依他的教法。

王子出家後，憍陳如即帶領其中四人的兒子出了家，也一樣沿門托鉢往南方而來，最後在優羅頻羅的樹林中與王子相會。

嗣後六年之中，他們五個人都跟隨在王子身旁充當侍者，擔任掃除與其他大小事務。他們之所以侍奉王子，是相信王子修精進大苦行能達到

徹底的覺悟，當王子覺悟了，自然會把覺悟的真理教導他們這些當弟子的人。



王子決定以極端的苦行作大精進，因此開始減食，直到每天只吃下一粒胡麻或一粒米為止。有些時候，甚至完全斷食。這樣經過了六年，王子的身體變成非常消瘦，本來金色的身體逐漸變為黑色，三十二種大人相也都失去了。

有一天，王子作無息禪觀時，因身體太虛弱而暈倒下去，完全失去了知覺。這時，剛好有一位牧羊童經過，知道王子因絕食而暈倒，立即擠出羊奶，幫助王子甦醒過來。王子醒來之後，又繼續坐在樹下用功，不久，忽然聽到一群女孩子的歌聲，唱道：

「琴的弦啊！轉得緊，弦絲寸寸斷，  
琴的弦啊！調得鬆，弦音不悅耳，





不鬆不緊，恰恰好，妙音響天邊。……」

當王子聽到「不鬆不緊，恰恰好，妙音響天邊」這段歌詞時，心中自然生起無比光明的覺受，心想：苦行絕對不是導致覺悟的途徑。世人若堅持苦行而把生命之弦拉得太緊，這樣不但無法使心力集中，而且還會把證道用的寶貴人身，白白浪費掉。

王子回想六年來所作的苦行，是過去的人所沒有作過的，相信將來也不會有人能出其右，然而這種嚴苛的苦行，就像將虛空打成結一樣，並沒有讓他獲得想要追求的東西。因此王子決定放棄這種毫無意義的修行方法。



悉達多王子於天亮後，又重新到附近的村落托鉢乞食，攝取滋養。不久之後，三十二種大人相又逐漸顯現出來，皮膚也再復轉為金色了。

但是以憍陳如為首的五比丘，卻不以為然。他們仍然堅持，只有透過

苦行，才是獲取無上正等正覺的唯一方法。所以當王子放棄苦行時，他們認為王子求道之心已退轉，因貪舒服而墮落了。如果這時還指望王子有所成就的話，那就和想積露水來洗臉一樣的不可能。於是各自攜帶衣鉢，遠離王子到幾百里外的鹿野苑去了。



優羅頻羅附近有一個名叫將軍村的村落，村中長者家有一名女兒，名叫善生。她曾向大榕樹許過願，說她如果能得到好歸宿，並且第一胎是男孩的話，就要獻上價值十萬枚錢幣的供品。後來她的願望果然達成了，於是決定在四月十五日那天攜帶供品還願。

善生希望以轉乳的方法取得味甘而富營養的乳粥作供品，因此預先將一千頭母牛放牧在杖蜜林中，然後將這一千頭母牛擠出的乳餵五百頭母牛，之後再將這五百頭母牛擠出的乳餵二百五十頭母牛，如是次第減半，直到以十六頭母牛擠出的乳餵八頭母牛。





四月十五日的清晨，善生取得這八頭母牛所出的乳，放在鍋裏，加蜂蜜熬成乳粥，然後裝在價值十萬枚錢幣的金鉢裏，頂在頭上，帶著名叫滿的使女，一同走到大榕樹下。卻說這善生所準備的供品，正應了一切諸佛在成道之日，必須收受一個價值十萬枚錢幣的金鉢的瑞應。

善生走近榕樹時，看見悉達多王子坐在樹下，身光遍照全樹，又具種種相好，因而大為喜悅。她將王子當作樹神，以最虔誠的心，俯身前進，獻上金鉢和以花熏過的香水，並禮拜王子說：

「祝你早日達到你的心願，就像我已達到我的心願一樣。」  
善生起身之後隨即離開，把價值十萬枚錢幣的金鉢視同朽葉，不曾回顧。



悉達多王子於凌晨時作了五個大夢，心想今日一定要成佛，於是攜帶著鉢，到尼連禪河邊，在一個名叫善住的浴場洗澡。洗完了澡，在河岸邊

將善生所供的乳粥搓成四十九個像小湯圓似的丸子，然後全部吃下。王子吃了之後，氣力頓然充沛，身體煥發出光輝，如同百千金燈光聚一般，以此善生的福報甚大。

王子繼而將金鉢投入尼連禪河中，說道：「如果今天我可以成佛，那麼金鉢就逆流而上，停在中途，否則就順著水流下去吧！」

王子的話一說完，金鉢就開始移動，先是橫截水面到達河川的中央，然後就如一匹快馬似的逆流而上，到了相距八十肘長的地方，又稍作停住，再順著一道漩渦，沉到龍王的宮殿中。與過去賢劫三佛所用的金鉢並排在同一行列的末尾。

龍王聽到金鉢叮咚相碰的聲音，以數百偈讚嘆道：

「昨日有一佛出世，今日又有一佛出世。」

龍王說畢現高大身，矗立在空中。原來每遇佛出世，龍即湧出地面，就以現身地面的時間而言，佛出沒就像是昨日與今日一樣。





王子在岸邊的沙羅樹林過了一日，到了日落時分，才走向菩提道場。此時，正好有一位名叫吉祥的刈草夫，身上背著姑奢草（Kusa，即現在所說的吉祥草）迎面而來，他見王子具足種種相好，知道王子必是一位聖者，因而請求王子接受他八束青草的供養。



王子接受青草之後，登上了菩提道場。

菩提道場乃是賢劫之初，與大地同時出現的。它位於此世界之中心，下至金輪，上至地面，全由金剛所成。因為賢劫一千尊佛都將在這裏入金剛定成就無上菩提，所以這個地方，名叫菩提道場，或叫金剛座。

王子首先在道場之一方站立，剎那間，前方大地突然上升，彷彿到了有頂天，背後的大地卻急速下降，彷彿到了無間地獄。王子知道這不是成就無上菩提的地方，遂向右繞轉到另外一個位置。但是情形仍然一樣，不論他站在那裏，大地總是向一方傾轉。這樣換了幾個地方，直到他站在菩



提樹下時，才覺得大地異常的平穩。王子心想，這大概是三世諸佛成就無上菩提的位置了。於是將八束柔軟的青草往地上一振，立刻自行鋪成寬約十四肘的獅子法座。

王子於法座上，面向東方坐下，就座前，發出金剛般的誓言說：

「我今若不證，無上大菩提，  
寧可碎是身，絕不起此座。」



初夜，王子入降魔定，放大光明，諸魔見到光明，便生畏懼。

魔王波旬派遣三名女兒到王子面前，以三十二種媚態，作親暱狀，欲壞王子之道心。但是王子的心，就像湛然不動的清水一般，絲毫不為所動。

魔王波旬看見王子道心如此堅固，更加害怕，遂率領八十億魔軍前來干擾。魔王到了菩提樹下，向王子喝道：





「悉達多！這位子是我的，你趕快起來，否則我將抓住你的腳，把你丟入海裏了！」

王子回答說：

「魔王啊！你的惡願是永遠不會實現的。你的福力遠不如我，怎能令我放棄成佛的願望呢？你在過去世中，因造了一座佛寺，受持一天八關齋戒，供辟支佛一鉢食物，而享有今天的福報，成為第六天的天王。但是僅以此區區福力是無法牽動我一絲一毫之信念的。我在三大阿僧祇劫中，供過無量無數的佛，和難以數計的菩薩、辟支佛、阿羅漢，並發出無量的清淨願。如今一切智慧、福德、因緣都已圓滿，今夜就是我示現成佛的時候，所以金剛座是屬於我的。」

魔王非常生氣地問道：

「悉達多啊！我過去做過布施，而典為六天之王，這是實情，而且有你為證。但你自稱作過無量的布施，有誰能替你證明呢？」

王子以右手指地說：「大地可以為證。」

王子的話剛說完，大地立刻現出六種震動。地神手執微塵從金剛際出，說道：

「有此大地以來，我就一直在這裏，所以我可以為王子作證。一切大地若碎為微塵，我尚可數出來，但是王子之廣大功德，非我所能知。王子成佛之時節因緣已到矣！」

地神說完就不見了。魔王此時再也忍不住他的狂怒，立即揮動魔軍，將王子團團圍住，前方和左右方的部隊各長達十二由旬，後方的部隊一直延伸到世界的盡頭，吶喊之聲隆隆不絕，幾乎可以使大地震裂。

這時，王子的心早已遠離煩惱，對於大敵當前，能不驚不怒，寂然入於慈心三昧。

魔王見狀，就颯起一陣狂風，此風勢原足以使一座大山吹出一條路，四方大小村莊化為微塵，可是因王子具有無比功德的威力，其風勢大為減





弱，當吹到王子身邊時，竟連法衣的邊緣也不能使它飄動一點點。

魔王接著又使出降大雨、下巖石、噴火吐煙、飛砂走石、雷雨交加、天昏地暗、天雨各式兵器等猛烈攻勢，但都未能將王子嚇跑。這些兵器接近王子身邊時，反而變成了朵朵鮮花，飄落在王子的身上，所有凶惡詛咒之聲，也頓時化為讚頌之歌。魔王此時急得快發瘋了，遂將隨身攜帶之輪盤，向王子身上擲來，口中還大喊著：「要你從座位上逃開！」。此輪盤平日具有無比威力，就是鋼鐵般的大柱，也會被擊得粉碎，但此輪盤到達王子的頭頂上時，卻化為一輪無比莊嚴的寶蓋，停住在空中。魔王及魔軍見了，傲慢之心一時盡摧，紛紛向四方逃散。



王子降退魔軍之後，內心更加澄淨，就像沒有風浪的池水一樣，寂然地入於四禪定了。王子於定中，一心思惟真實義，到了中夜就得到了能知過去世一切生的宿命通，之後，又得到了能知一切眾生，生來死去的天眼

通。

後夜時分，王子將十二因緣依其順逆的次序加以觀察，立時一萬個大世界起十二種震動，得到漏盡通。於東方發白，黎明拂曉時，現證殊勝智慧而成佛。

此後王子就被尊稱為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了。



佛陀成佛後第四十九天，有兄弟二人，名叫帝履富沙和跋梨迦，率領五百輛商隊經過。這時，坐在樹下的佛陀，顯得非常安祥和喜悅，就像打了勝仗的人，正在為勝利的戰果而高興一樣。兄弟二人見了，生大歡喜，立即獻上麵和蜜丸，請佛慈悲納受。

佛陀將納受時，心想：「如來是不以手接受食物的，怎麼辦？」四大天王知道佛陀的意念，隨即各奉上一枚金鉢，佛陀以出家人不適合用寶器





做的鉢，而不予納受。四天王於是捨金鉢，奉上銀鉢，乃至頗胝、琉璃、瑪瑙、車渠、珍珠等鉢，佛陀都不納受。既而奉上菜豆色的石鉢，佛陀才以平等之心，全部納受，然後次第相疊在左上，以右手按之使成為一鉢。佛陀就以這寶貴的石鉢，接受二商人的食物。



佛陀為了調伏眾生，使眾生敬重教法，所以在成道後四十九天本當說法時，卻仍然默默不語（因為佛陀成道後四十九天中，曾為天界諸大菩薩講《華嚴經》等甚深教法，所以這裏指的是人間）。佛作這樣的思惟：

「我所覺悟的真理，甚深微妙，難見難悟，若不是在無量劫中供養佛，是不能得聞乃至信解的。如今眾生迷惘顛倒，貪著五欲，難可教化，不如默然而住，免得徒自劬勞。」

主管這個世界的大梵天王，知道佛陀默然而住的旨意，心想：「為了敬重教法，我應到如來座前勸請轉法輪，否則眾生將因此而損減善法，增

長惡法，長時蒙受痛苦。」於是和諸梵天眾從梵宮下來，至菩提道場禮拜佛陀說：

「善哉世尊，祈請慈悲為眾生而轉法輪。今有眾生煩惱微薄，堪能悟入甚深之法，惟願世尊轉於法輪。」

當時佛陀為了使眾生對教法起恭敬心，進而得到真實利益，所以沒有立即答應。大梵天王殷勤勸請，至再至三，並以大福德之千輻金輪獻上，恭敬啟白佛說：

「摩竭陀這個地方，以前唯有罪行，今幸遇世尊在此成道，惟願世尊慈悲，不捨本願，為諸眾生轉法輪。」

佛陀見大梵天王至誠勸請，心中非常歡喜，乃欣然受請轉於法輪。



佛陀應允大梵天神的勸請後，以佛眼觀察，知道五比丘是他最初轉法輪的對象，於是決定六月十五日圓日那天，到瓦臘納西（Vārānasi）的鹿





野苑 (Mrgadāva) 為他們說法。

佛陀於十四日傍晚到達鹿野苑，五比丘見了互相約定說：「法友啊！沙門瞿曇來了！你看！他因為生活過得舒適，身體不但肥壯，諸根豐潤，皮膚還作黃金色哩！我們不要跟他說話，不要禮拜他，只替他準備一個座位就好可以了。」

佛陀知道他們的心念，因此對他們起特別的慈悲心。

五比丘受到佛陀無比慈悲力的加持，當佛陀走近時，都不敢堅持自己所約定的諾言，紛紛出迎作禮，並以最恭敬的心侍奉佛陀。但他們因不知道佛陀已證得無上大菩提，談話之間，還直呼佛陀為「瞿曇」或稱「法友」。

佛陀教導他們說：

「比丘們啊！對如來不可直呼名字或稱法友，以免長時遭受苦惱。比丘們啊！我是如來正等覺哩！」



佛陀既而在十五日那天，為五比丘說《轉法輪經》，於二十日那天，說《無我相經》，說畢，五比丘都入阿羅漢果。就在這時候，世間出現了三寶。佛陀為佛寶，《轉法輪經》和《無我相經》為法寶，五比丘為僧寶。如是三寶具足，誠為人天之第一福田。



當時，瓦臘納西城中有一位富家青年，名叫耶舍。他因厭惡世間之五欲，而於中夜棄家出行，途經鹿野苑時，佛陀察知他有歸佛之根性，遂在半途叫住他，說：「善來，耶舍，我此有離苦之法。」耶舍聽了佛之教法後，當夜即得法眼淨，第二天入阿羅漢果。

隨後，耶舍要求在佛之教法中出家，佛陀說道：「善來，比丘！」佛陀話才說完，已見耶舍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儼然成為圓具百年之莊嚴比丘了。

耶舍尚有五十四位貴族朋友，他們聽到佛陀已出世，立刻相邀前來謁





見佛陀，並請求出家。佛陀也是以「善來，比丘」之出家法，使他們順利出家得成就戒，乃至入阿羅漢果。

雨季時，佛陀和六十位比丘在鹿野苑安居，行過自恣後，告訴他們說：

「比丘啊！你們現在已脫離世間之一切繫縛，堪為世間之無上福田了。世上有無數的眾生，迷在生死的岸頭，很需要你們去濟渡，你們快去吧！你們不要長住在一處，不要兩人同行，應該到各處遍洒此甘露般的清淨教法。」

佛陀派遣六十位比丘到各方遊化後，自己則往優樓頻羅林去。



佛陀到了優樓頻羅林，住在外道迦耶山象頭精舍裏。佛陀在此以種種神變，使迦葉三兄弟和他們的一千名弟子歸向佛道，並以「善來，比丘」之出家法，使他們全部出了家，受成就戒。最後又以「燃燒的方便說

法」，使他們全部證得阿羅漢果。

佛陀在迦耶山住了三個月，於十二月十五日帶領著一千多名阿羅漢弟子到王舍城，去履行過去他和頻婆沙羅王的約定。

佛陀和弟子們到了王舍城，暫住在城外的「杖林園」裏。

不久，頻婆沙羅王接到報告，聞佛來到杖林園，心中甚為歡喜，立即率領臣民十二萬人，前來禮拜佛陀，並希望聆聽教法。這時，王和臣民都親眼看到優樓頻羅迦葉侍坐在佛側，不禁起了疑惑，心想：「迦葉長老乃是全國上下最崇敬的修道者，年事既高，修道又久，難道他真的會把事火之器具丟棄，而作佛之弟子嗎？這到底是佛拜迦葉為師，或是迦葉拜佛為師呢？」

佛陀察知他們的意念，就以偈言問迦葉。偈言大意是：

「迦葉啊！我要問你，你為何棄火的祭祀呢？你所祭祀的火神，難道沒有讓你得到快樂嗎？」





迦葉也以偈言作答，大意是：

「世尊啊！請聽我說。我自念從祭祀火神以來，已有八十年，雖然每天日夜不斷的精進，但終究一無所獲，直到聽聞世尊之教法後，身心才得到究竟的解脫。」

迦葉說完偈言，立即躡身向空中，示現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等種種神變，然後收攝神力，禮拜佛陀說：「世尊是我的上師，我是世尊的弟子」三稱之後，退坐一旁。

大眾此時已知道迦葉為佛的弟子，又由於迦葉所示現的神變，知道佛有大威神力，因而大加稱讚。

隨後，佛陀為大眾講演四種神聖的真理。會中，王和十一萬臣民證得初果，其他一萬人則同聲發願做佛在家的弟子。

當時，頻婆沙羅王又供養了一座名叫迦蘭陀（Kalandaka）的竹林園給佛陀，佛陀默然欣受。接受時，大地因佛教在此世間生了根，而發生震

動。在迦蘭陀竹林園起的精舍，就是此世間的第一座佛寺。



這時，王舍城附近住有兩名青年，一個名叫舍利弗，一個名叫目犍連。兩人都是有大智慧、大辯才。並通解一切經書義理的普行沙門。

有一天，舍利弗在王舍城的街上，看到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長老入城乞食。阿說示長老表情肅穆，衣服整齊，行步安詳，威儀禮節都不失常法，舍利弗見了感到非常驚異和歡喜。心想：「我出家已久，頗知法式，卻從未見過像這樣的出家人。這位出家人，不但諸根靜默，而且臉上又露出無限的快樂與寧靜，看來他已得到真理了，至少也應是得到真理的人的弟子。」舍利弗於是很恭敬的向阿說示長老問道：

「大德！您的威儀高雅，面貌慈祥，令人看了非常歡喜，不知您的老師是誰？教導您們些什麼？」

長老微笑著說：





「大德，我的老師是佛陀。他本是釋迦太子，為了解脫生死而出家修梵行，如今他已證得無上正等正覺，我是依他的教誨修行哩！」

舍利弗接著又問道：

「敬愛的大德啊！佛陀的教誨是說些什麼呢？可否告訴我？」

長老很謙虛的說：

「大德！我出家的時間很短，年紀又小，所以無法宣說佛陀甚深微妙之法。不過，我可以大略的告訴你。」

長老於是說了一個偈頌：「諸法因緣生，是法說因緣，是法因緣盡，大師如是言。」

舍利弗聽完此偈，即得法眼淨。回去後又將此偈轉告好友目犍連，目犍連也隨之證得法眼淨，入初道。

舍利弗和目犍連遂率領其兩百名弟子，前往竹林精舍，求佛出家。此時佛陀正在為大眾講經，遙見二人及諸弟子前來，跟在場的大眾說：「比

丘們啊！你們看見前面來的人嗎？這兩人是我弟子中，一個是智慧第一，一個是神通第一哩！」

後來佛陀以「善來，比丘」之出家法，令兩人及諸弟子同時出家。目犍連出家後七天證阿羅漢果，舍利弗因以將來當作逐佛轉法輪師，而於半個月後入阿羅漢果。兩人後來都是佛陀的上首弟子。



當佛陀還住在竹林精舍時，看佛陀當初派出去弘法的阿羅漢弟子們都回精舍來了，佛陀覺得為弟子們說戒經的因緣已經成熟，於是在月圓之日，召集所有的阿羅漢弟子共一千二百五十位，舉行集會。

佛在大會中，教導一偈，作為比丘們的禁戒。偈曰：

「護口意清淨，身行亦清淨，

淨此三行跡，修行大仙道。」

值得注意的是：參加這次大會的阿羅漢弟子，都是佛陀以「善來比





丘」之出家法親自剃度的比丘，這次的集會，也是釋迦世尊在此世間示現成佛的唯一僧會。

因此有些地區的佛教徒，每年到了這一天，仍然維持著舉行「敬法節」的紀念儀式。



當淨飯王聞知悉達多王子已經成就最上菩提，今在王舍城附近的竹林精舍轉妙法輪的消息時，馬上派遣一位名叫「迦留陀夷」的青年大臣，帶領一千人到竹林精舍，請佛陀回迦毘羅城與他相會。

佛陀依照父王的意思，於二月十五日正當春季時，帶領眾弟子從王舍城出發，大約走了兩個月，才到達迦毘羅城，住在城外的尼拘樹園裏。

第二天早晨，佛陀和平常一樣，帶領比丘眾入迦毘羅城托鉢。淨飯王聽到太子在自己的國度裏向人民乞食，感到無比的驚異和忿怒，立刻前來阻止。



淨飯王帶著忿怒和失望的口吻道：

「世尊，你為何不顧及我們的面子，為何要步行乞食？難道比丘眾的食物沒有人供給嗎？」

佛陀很平靜的回答道：

「大王啊！這是我們傳統的作法，過去現在未來都是一樣的。」

淨飯王說：

「世尊，我們尊貴的釋迦族，過去從沒有人做過乞食這種可恥的事情哩！」

佛陀很慈悲的告訴淨飯王說：

「大王啊！你說的是所謂的王統，而我的意思不是指這個，我是說我現在是傳承過去諸佛的系統。燃燈佛、憍陳如佛乃至迦葉佛，這幾位佛和其他無量無邊的佛，都是以行乞渡化人民，和維持自己生命的。」

佛陀說完後，又講些教法給淨飯王聽，淨飯王聽了立得法眼淨，終於





消除了內心的忿怒。並將佛陀的鉢接過去，請佛陀和眾弟子到王宮托鉢。



佛陀在王宮用過膳後，依照淨飯王的請求與兩位上首弟子，一同到羅睺羅母妃的寢宮去。因為夫人不能像別的人一樣來聽法，心裏很傷心。

到了寢宮，佛陀在預設的座上坐下，耶輸陀羅夫人急忙出來捉住佛的腳，把頭伏在腳趾下，虔誠禮拜。

佛陀很慈悲的敘說她過去世和今生守身如玉的美德，並說些教法給她聽，然後離座而去。

佛陀回迦毘羅城後的第七天，以種種方便，渡他的兒子羅睺羅出家。羅睺羅當時只有七歲，是佛教中的第一個沙彌。

除了度羅睺羅為沙彌外，佛陀又渡了他同父異母的弟弟難陀，以及釋迦族中其他王子出家。後來佛陀又率領比丘眾回王舍城。



自此很多年以後，佛陀又帶著從弟難陀等人，回迦毘羅衛國一次，那是為了探問父親淨飯王。當時淨飯王病得很重，因見佛陀回來，病情稍有起色，但已年事過高，於佛陀回來三天後就去世了。

佛陀的姨母摩訶波闍波提夫人 (Māhā-prajāpati)，曾經撫養過佛陀，視佛陀為己出。當她的丈夫淨飯王去世之後，非常地悲慟，遂不願再過世俗的生活，希望能在佛之教法中出家，藉以親近佛陀，聽聞教法。

摩訶波闍波提夫人於是帶著許多歡喜修梵行的女子去謁見佛陀，請求佛陀慈悲攝受，讓他們在佛之教法中出家。夫人雖然再三地哀求，卻連連遭受佛陀之嚴詞拒絕。

淨飯王火化之後，佛陀就離開了迦毘羅城，到四處去遊化。後來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聽說佛陀住在毘舍離國的大林精舍，就立即帶著那群女子，剃光了頭髮，披上袈裟，一路步行而來。經過長途的跋涉，她們終於到達精舍的外面。夫人看到每個人的腳底都紅腫不堪，身體也個個消瘦無力，





又不知這次能否如願，想到這裏，不由得哭泣了起來。

阿難知道了這件事，心生悲憫，立刻走到佛陀的座前，以最高之恭敬心，請求佛陀允許女子可以入清淨僧團。阿難經過三次的乞求，佛陀仍然以嚴詞拒絕，並叫他不要再提這件事情。

阿難見到佛陀不允許女子出家的態度是如此的堅決，心想如果再作直接的請求，佛陀斷然不會答應，不如換個方法，說不定佛陀會答應的。於是，他很恭敬的再向佛陀問道：

「世尊！假如女子離開俗家，以決定心願嚴守出家戒律，精勤修學，這樣她們能依聖道之次序證得聖果嗎？可以得到涅槃嗎？」

佛陀回答說：

「阿難！女子出家受持戒法，精進修學，一樣能證得聖果，得到涅槃。」

阿難接著又問：

「世尊！如是這樣，摩訶波闍波提夫人對您有大恩德，她不但是您的姨母，又是您的養母，代替您的生母供奶給您，一直到您長大。世尊！懇求您為了夫人，就許可女子在世尊的教法中出家吧！」

佛陀聽了，終於答應說：

「好吧！阿難，如果摩訶波闍波提夫人願意嚴格奉行『八敬法』，就讓她們出家吧。」

摩訶波闍波提夫人聽說佛陀答應她們出家，非常高興。她要阿難代為稟告佛陀說，她願意終生嚴謹地奉行八敬法，就像少女小心維護著她頭上的花鬘一樣。

後來佛陀告訴阿難道：

「阿難！正法中有女子出家，將住世不久。好比一個族姓中，女子多男子少，家道必定衰落。阿難！我本不樂意女子入我清淨僧團的，女子出家會使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，本來我的教法當有千年之盛，如今五百年





之後，正法就逐漸衰微了。」

又說：

「阿難！女子入清淨僧團，八敬之法在入滅之前不得踰越。縱然是見道的比丘尼，還是要向年少之比丘，恭敬頂禮，或承事合掌，否則我之教法將因此而紊亂。」（註）



佛陀一生中從事教化眾生，共達四十五年之久。

在這四十五年裏面，除了雨季，在施主所供的精舍安居以外，所有的時間，佛陀都在做宣揚佛法的工作。

佛陀每天在天未亮以前就起來，漱口沐浴之後，即入定觀察眾生的根性，看看那一個適合佛的教化，並於適當的時間去渡化他。

到了乞食的時候，佛陀就整衣持鉢，到附近的民家化緣。有時單獨一個人去，有時則和比丘們排成整齊的行列去。

佛陀出門時，微風會將他面前的道路拂淨，雲端會洒下水滴，使得路上的塵土不揚，天人會持傘罩蓋在他的上空，並以花朵散在他走的路上。路上高起的部分會自行塌下，低陷的部份會自行升高，使得他無論在那裏落腳，都覺得極為平坦舒適。

有時後，有些人會恭請佛陀到他家受供，只要適合原因，佛陀都會接受邀請。用膳過後，佛陀就隨順各人的根機為他們說法。之後，才從座起，返回精舍。

佛陀乞食回來，就靜靜地在休息室或樹下禪坐，等到所有的比丘都吃過飯了，才入臥室休息一會。當比丘們在廣場集合齊了，佛陀就開始為他們講演適時適機的教法，或勉勵比丘們努力修學佛法，以期達到此生成就的目的。散會之後，所有的人即分別到寂靜的樹下，或林中，或荒蕪的屋子，依照佛陀剛才所教導的真理，實際修持，或背誦偈頌。

佛陀無論住在那裏，附近的人都會來拜見佛陀，或帶東西來供養。而





佛陀每次總是以種種方法，及善巧的言詞為他們說法，使在場聽法的人，不論是窮人、富人、有知識的人、無知識的人，都覺得佛陀好像只為他一個人說法一樣，因此每個人聽了都非常高興，並在佛陀面前發願，要生生世世遵守戒律，皈依佛的教法。

等到這些人回去之後，佛陀就回到精舍沐浴，入定片刻，再為比丘講經，或接見別處來的比丘，為他們闡釋難懂的問題，或傳授教法。這些都是初夜時分一般經過的情形。

到了中夜，比丘們大都頂禮後離去，這時十方來的天人即抓住這個機會，在佛陀座前提出問題請問佛陀。這些問題應有盡有，甚至只有四個音符長的小問題。

之後，佛陀進入臥室睡覺，保持神志清明，臥姿仍以右脇著床，兩足相疊微傾，左手平放在身上，右手彎著附貼在頭部，與獅子一般。

佛陀每天都這樣周而復始的做弘法渡生的工作，直到第四十五年，知



道渡化眾生的因緣快盡了，才朝向喜馬拉雅山一帶之方向而來。



佛陀八十高齡那年，從王舍城轉往舍衛 (Śrāvastī) 城的途中，為了勸令懈怠的人精勤學法，於是在毘舍離城 (Vaisālī) 這個地方示現疾病，然後親自告訴他的侍者阿難說，再過三個月，他就要入涅槃了。

佛陀離開毘舍離城後，又繼續往前行，到了婆婆城 (Pāvā)，在金匠兒子純陀 (Cunda) 的芒果園中休息。在那裏，佛陀為純陀一家人說法，之後，接受純陀的邀請，於第二天清晨到他家受供。這是佛陀臨涅槃前，所受最後一次的供養，因此純陀得到的福報甚大。

佛陀受供之後，病情越加嚴重了，但是佛陀仍然忍受著病魔的煎熬，艱難地繼續向前行，希望去到拘尸那城 (Kusinagara)。

佛陀到達城外的沙羅林 (Sālā)，臥在其中兩棵樹的中間，頭朝向北邊。在這裏，佛陀作了最後誠懇的教誨，直到臨涅槃前之一剎那，都不曾





停止。佛陀在完成了這個世間之導師任務後，就安祥靜謐的入了大般涅槃。其時為四月十五日圓之日。

拘尸那城的人們聽說佛陀入了涅槃，都悲慟不已。阿難遵從佛陀之囑咐，將佛陀之遺體火化。所得舍利分為三份，一份給天人，一份給龍王，一份留在人間，分別造塔供養。

## 第二節 最後的教誨

佛陀在拘尸那揭羅城郊外的沙羅樹林中，作了最後的教誨。

佛陀說：

弟子們！你們必須各自以自己為燈火，以自己為依靠，不要依賴他人。而且也須以佛的教法為燈火，以佛的教法為依靠，不要以他教為依靠。

你們應觀自身如見污穢之物，不可貪婪。須知痛苦和快樂的受都是苦因，不可耽溺其中。應知一切事物都是虛幻無自性，不可為俗事所迷惑。如此方能斷絕一切的痛苦。當我涅槃之後，仍然能終生奉行這些教法的人，才是我真正的弟子。



弟子們！我過去為你們說的教法，你們必須常常聽聞、常常思維、常常修習，不可捨棄。如果能依照我的教法如實而行，你們一定會得到覺悟的快樂。

我的教法，最重要的就是修心。所以必須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，端正自己的身語意，遠離貪婪、瞋恨與愚痴，而且不可忘記無常。

你們的心時常被邪惡所引誘，被欲望所俘虜，所以你們必須努力克制它，作自己心的主人。

心能使人成佛，也能使人成為畜生。迷則成鬼，悟則成佛，這都是心





的作為，所以好好的匡正你的心吧！謹慎持戒，致力於修道，不要離道而行。



弟子們！你們必須在我的教法之下互相和睦，彼此敬愛，不可起爭執，像水乳般的交融和好，不可像水和油一般的相排斥。

你們要遵守我的教法，共同學習，一起修行，互相鼓勵，共享法樂。不要為無謂的事情而煩心，不要為無謂的事情而浪費時間，努力去摘取覺悟之花果吧！

弟子們，我親自證悟此教法，又將此教法說給你們聽，你們應該堅守我的教法，一切都要依此教法而修行。

如果不遵依我之教法而修行的人，即使和我相遇，也等於沒見面，即使跟我在一起，也如同遠離著我。相反的，如果遵依我之教法而修行的人，即使他與我相隔千里，就如同在我的身旁一般。



弟子們，我的一生即將結束，與你們永別的時刻已不遠。但是，你們切莫悲傷，因為世間是無常的。人出生之後，就不可避免死亡。現在我的身體就像一部老舊的車子一樣在日漸腐朽，這正是我以身來印證世事無常的道理。

弟子們！悲傷無益，你們必須從這件事去領悟世事無常的道理，以智慧去看清人世間的真實相。要變的東西總是會變，想以人力企圖使它不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煩惱的賊經常窺伺著你們，想伺機打倒你們。如果你們的房裏有條毒蛇，在沒有趕走那條毒蛇之前，你們絕對無法安心的在那裏睡覺。

所以煩惱的賊不可不驅除，煩惱的蛇不可不趕走，你們必須謹慎地守護著自己的一顆心，不要受煩惱的侵襲。





弟子們，現在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刻。可是你們應當知道，這只是肉體上的死亡而已。肉體由父母所賜，靠飲食而保存，所以生病、受傷、毀壞是難免的。

佛的本質不是肉體，而是智慧成就的法身。雖然肉體至此毀滅，但是法身卻是永遠的存在。所以只見到我肉體的人，並沒有真實的見到我，而是依我教法覺悟的人，才算是真正的見到了我。

我涅槃之後，我以前所說的一切教法，就是你們的導師，你們必須繼續保持此教法，就像尊敬我一樣的尊敬它。

弟子們，我在這後半生四十五年之間，已將該說的法都說完了，該作的事也都作完了。我沒有任何隱秘，一切都完全闡明了。

弟子們！現在已經是我最後的時刻了，從此我將入涅槃，這是我最後的教誡。

附註：

①依八敬法，出家女眾在有比丘的僧團中，其職權絕對不能高過任何一個比丘，否則犯墮惡道戒。任何一位出家女眾，如果她不把八敬法放在心裏，卻反而以位居高位為榮，以駕御比丘為樂，則無論她做什麼事，都會成了毀壞正法的因緣。

②依佛之教誡，任何一位師父，如果只知剃渡弟子，而不盡教導之責，或自己不懂戒律，以訛傳訛，則犯墮三惡道戒。所以《善見律》中說：「若不解律，但知修多羅（經）、阿毘曇（論），不得渡沙彌。」

過去釋迦牟尼佛在世時，有一位比丘渡了一個弟子，但從不教導他，以致使他做了許多非法的事。這位弟子死後生龍中，每七日受一次火厄，每次火厄都燒盡牠全身的肉，只留下一副骨頭，火厄過後身肉旋即復生，過七日又再受火厄。如此受報，循環不息。牠不堪其苦，心裏想：「我到底做了什麼惡業，要受這樣的苦報呢？」於是以神通力觀察自己的宿命，





知道自己前世是個出家人，但師父從未教導牠如何守持禁戒，以致落得今日如此悲慘的下場。因此對師父生起瞋恚心，欲加報復。

有一天，牠的師父和五百人共乘一條船渡海，龍立即從水中出，以爪抓住船舷。船遂不得前進。眾人非常驚慌，問道：「你到底是誰？為什麼要如此對待我們？」

「我是龍，我要船上的那位出家人，只要你們把他丟下海裏，我便放你們走。」

「這麼多人中，你為什麼單單要這位出家人，他到底和你有什麼冤仇？」

「他是我前世的師父，我跟他出家，但他從沒有盡到做師父的責任。我之所以不知道做一個真正的出家人，我的行為會如此頻頻違背佛之教誡，以及我今天會落到這樣悲慘的下場，都是由他而起。」

船上的比丘聽了，知道眾人之事難以違逆，遂一聲不響逕自跳入水



中。比丘投水喪命後，也墮入惡趣，受無量苦報。

所以，求出家的佛弟子，找師父一定要謹慎。我們要知道，一個有資格為人師父的人，他自己一定嚴守戒律，男女有別，如果是女師父則除此之外更要嚴守八敬法。因為師父如果徒有名聞、廟產、學問，而不守或不慎清淨戒，則將無法使你成為真正的出家人。一個出了家但不能成為真正出家人的人，則將依自己所犯的戒律，受種種苦報。

③比丘不應剃度女人出家。因為佛也從未親自渡過一個女人出家，佛之如此，全為防止漸染，杜絕譏嫌。《薩婆多論》中說：「如果佛親渡女人出家，外道一定會誹謗說：『瞿曇沙門，本在王宮，在嫖女中，今雖出家，猶自渡女人以自娛樂。』」

所以比丘為了守護自己以及弟子的清淨戒，為了維護正法的清淨相，以使眾生對正法信向無疑，不應剃渡女眾，當然更應絕對禁止和任何女眾住在一起。





正法久住

八三夏浄土敬賀

## 第二章 永恒的佛陀

### 第一節 慈悲與願望

佛心就是大慈大悲的心。

所謂大慈心，就是以各種方法施給一切眾生無限的安樂。所謂大悲心，就是以各種方法，拔除一切眾生所有的痛苦。

佛心正如一位時時關懷子女的慈母一般，不斷的守護著、養育著、救助著所有一切的眾生。「眾生的苦惱便是我的苦惱，眾生的快樂便是我的快樂」，佛心就是這樣，片刻也不離我們而去。

佛的大悲因人而起。人因接觸佛的大悲而產生信心，透過信心而獲得覺悟。這好比是一位母親，因為愛兒子而自覺是一位母親，也好比是一個兒子，因為接觸了母親的慈愛，而獲得心安一樣。





然而，人們卻不瞭解佛心，一味執著於自己錯誤的見解，因而痛苦頻生。他們隨著煩惱而行動，所以身上背負著深重的罪業，上氣不接下氣，倉皇地在重重迷惑的山中奔跑不已。



佛的慈悲不只限於現在一世，從世人當初有了迷惑，而轉動輪迴那天開始，直到未來，佛的慈悲將永無止盡之時。

佛常在人們面前，示現最親切的形象，以各種方法救助人們。

好比佛誕生為釋迦族的太子，然後捨棄榮華富貴，而出家、苦行、悟道、說法、入滅示寂等，就是佛為教化眾生而慈悲示現的。

因為人們的迷惑是無窮的，所以佛的法力也是無窮的；因為人們的罪孽是無底的，所以佛的慈悲也是深不可測的。

佛在開始修行之前，曾經立下四個偉大的誓願。第一：眾生無邊誓願渡。第二：煩惱無盡誓願斷。第三：法門無量誓願學。第四：佛道無上誓

願成。佛既然以此四大誓願為目標而努力修行，所以我們只要知道此四大誓願的內容，也就可以瞭解佛的心即是救渡一切眾生的大慈悲心了。



佛為了成佛而遠離殺生之行，希望以不殺生的功德而使眾生得以長壽。

佛遠離偷盜之行，希望以不偷盜的功德而使眾生皆得所求。

佛遠離邪淫之行，希望以不邪淫的功德而使眾生得以消除害人之心，得以消除饑渴的痛苦。

佛為了成佛而遠離妄語之行，希望以不妄語的功德而使眾生說誠實語，並帶來內心的平靜。

佛遠離兩舌之行，希望以不兩舌的功德而使眾生得以和合相處，言行不離道。

佛遠離惡口之行，希望以不惡口的功德而使眾生之心得以平靜，不惶





不亂。

佛遠離綺語之行，希望以不綺語的功德而使眾生得以彼此互相關懷。

佛為了成佛而遠離貪婪之行，希望以不貪之功德而使眾生得以消除貪婪之心。

佛遠離瞋恨之行，希望以不瞋之功德而使眾生心中常懷慈愛。

佛遠離愚痴之行，希望以不痴之功德而使眾生得以深信因果，恭敬佛法僧三寶。

由此可知，佛的慈悲都是為一切眾生而發，其本願都是為一切眾生之幸福而著想，除此之外別無其他理由。佛如同父母般的憐憫眾生，希望人們能平安的通過迷惑的海洋，到達幸福的彼岸。

## 第二節 佛的救度及救度的方法

沉淪在苦海中的眾生，很難聽見佛站在覺悟的彼岸所作對眾生的呼喚。所以佛親身走進苦海中，以各種方法來拯救眾生。

現在我們就說個故事作為比喻吧！在某地有一戶人家，住著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孩子。有一天，當父親外出回家時，發現家中正冒著濃濃黑煙。他吃驚之餘，立刻大聲喊叫「孩子們！快逃出來吧！」可是孩子們貪玩，渾然不覺火災的來臨，也沒有理睬父親的呼喚，仍然逗留在屋內。

父親為了孩子們的安全，只好改口大聲喊道：「孩子們！我這裏有很稀奇的玩具，快出來拿吧！」孩子們一聽到玩具，立刻歡天喜地的奔出正在燃燒的屋子，因而免除了一場不幸的災害。

這個世界宛如一座失火的房屋，但是世人卻未察覺它正在燃燒，也不知道自己置身於隨時會被燒死的恐怖之中。所以，佛大發慈悲心，不斷的





以各種方法來救渡世人脫離苦海。



再說另外一個故事來作比喻：很久以前，有一位長者的獨生子，因為年紀很小就與父母失散，所以認不得父母，變得終年在外漂泊流浪，每日過著三餐不繼的困苦生活。

父親因想念兒子，不久之後也離開了故鄉，到處尋覓兒子的蹤跡，然而歷盡千辛萬苦，仍然杳無音訊，最後只得在某一個城鎮住了下來。這樣經過了幾十年，潦倒落魄的兒子偶然的流浪至父親旅居的城鎮。

父親一眼就認出了兒子，於是很高興的叫一個傭人去把流浪的兒子接回家來。可是兒子卻對這突來的機遇感到懷疑，而不願同住。父親為了方便讓兒子回家，只好派人告訴他，某一個長者願以優厚的條件僱用他來家中工作。兒子被優渥的條件所吸引，於是接受這項工作，而成為其父的傭人。



兒子在長者家中工作，仍然不知道這是自己的家。父親逐漸的提拔他，最後讓他管理長者家一切的財產。雖然如此，兒子仍不知長者就是自己的父親。

長者眼見自己的兒子誠實又努力，內心十分高興。有一天長者知道該宣佈真相的時間到了，於是召集了親朋好友，然後指著兒子說：「諸位，這是我兒子，是我費了多年功夫才找到的兒子。從今以後，我所有的一切財產都歸屬於這個孩兒。」

兒子聽了父親的告白大為吃驚，欣喜的說：「如今我不但找到了我的父親，而且意外的獲得了一大筆財產，真是料想不到的事情。」

這裏所說的長者就是指佛陀，在迷途中流浪漂泊的兒子就是指一切眾生。佛的慈悲，就像父親施愛給獨子一般地普照所有的眾生。佛把所有的眾生都視為自己的兒子，教導他們，關懷他們，並且以覺悟的寶貝送給他們，使他們成為富有的人。





佛對待世間的每一個眾生，都如其對待自己的獨子一般，是平等一味的。佛的大悲雖是普濟天下，但是由於人們的根器和福報的不同，拯救的手段也因而有異，好比天雨雖是一味的，但是欣霑雨露的草木不同，所受的恩澤也就有了差異。



不論孩子有多少，父母親對待子女的愛心總是平等的，絕不會有厚此薄彼的情形。但是其中如果有一個孩子身染疾病，父母親的心就會顯得格外的關心他。

佛的大悲也平等的降臨在每一個人身上，但是對於罪孽深重者，或是由於無知而苦惱者，佛就更加憐憫的關懷他們。

佛是慈父悲母，對世人都懷有慈悲之心，基於此種慈悲心腸，佛一味的為人們奉獻心力。如果沒有佛的慈悲，世人就無法得救，所以世人都是

佛子，都應該接受佛的教誨。

### 第三節 永恒的佛陀

世人所知道的佛，是出生在印度，最初為釋迦族的太子，然後出家修行而證得佛果。事實上這不是他第一次成佛，他成佛以來已有無量無邊的歲月了。

在這無量無邊的歲月裏，佛每一時每一刻都在此世間，觀察所有一切眾生的種種根器、處境，而施以各種不同的方法來拯救眾生。

佛所說的法絕無虛偽，因為佛如實知道這個世界的一切，基於此而教化所有的人。

要認識此世間的真相是件艱難之事，因為世上存在著許多真假莫辨的事情。視其為真時，往往不是真，視其為偽時，又往往不是偽。因此，愚





昧的凡人是無法瞭解世間之真相的。

十方世界中唯獨我佛能如實洞察世間真相，所以只有佛能教導我們去認識這個世間的本來面目。



佛不僅僅以言語來教化世人，而且還輔以身教。佛的壽命是無限的，但為了要令貪婪無厭的人覺醒，乃以死作為方便來訓示世人。

譬如有一個擁有許多孩子的醫生，有一次，當他到國外旅行時，留在家裏的孩子們不慎中了毒，十分痛苦的與生命作最後的掙扎。醫生回家後看到這種情形，大為吃驚，立即調配解藥給孩子們服用。其中心智未散亂的孩子服了之後，馬上藥到病除。但是那些心智已失去正常的孩子，卻堅持不肯服藥。因為他們認為，只要有父親在身邊，他們一定死不了。

身為醫生的父親為了救治那些愚昧而剛強的孩子，於是決定採取非常的手段。他對孩子們說：「我還要出去旅行，但是我已垂老，不知那一

天會死。萬一你們聽到我的死訊，就吃下我所留下的解藥。只要你們吃下我的解藥，就一定會幫助你們恢復健康。」醫生說完之後，就辭別了孩子們，踏上遙遠的旅程。然後，他派人去告訴孩子們他已死亡。

孩子們遽聞父親逝世的噩耗，悲慟萬分，相擁而泣的說：「父親死了，今後我們是無依無靠了！」他們想起了父親臨別的囑咐，在悲嘆和絕望之餘，服下了父親留下的藥，身體遂回復了健康。

世人是否會責備這位身為醫師的父親撒謊呢？

佛正像這位仁慈的父親，他為了拯救這些不停追尋欲望的人們，而在此世間示現死亡，好讓世人領悟生命無常，若再不修道，就後悔莫及了。



信我自性

本自清淨

法華經

本不生滅

本自具足

本無動搖

能生萬法

欣戒念師



## 第三章 佛的妙相與勝德

### 第一節 佛的三身

佛具有三身：一為法身，二為報身，三為化身。

所謂法身，並非指有一個形相或實體可得，乃是因它以法性為體，所以假名為法身。

佛以清淨妙智見到了真實法界的體性，故稱為佛的法身，或法身佛。由於法界的體性，是聖人清淨智慧所緣的境界，所以佛的法身，世人絕對無法以語言道盡其真相，也無法以心思去想像它的面目。

菩薩、阿羅漢等聖人雖也能見到法界的體性，但不夠圓滿，只能算是證得部分法身。而佛的智慧遍緣一切虛空法界，所以佛的法身亦充滿著整個宇宙之間。





法界之性，離一切自性，無一實體可得，所以佛的法身雖遍滿虛空法界，卻無大小之分，亦無多少、有無、來去、生滅等一切計度分別。

佛的法身並不因人的思念而存在，也不因世人之忘懷而消失，並非因人們喜愛它而來，也不因人之怠慢它而去。佛的法身是超越世俗人心的各種思慮而存在的。

佛的法身是由智慧和法性所成的金剛之身，所以是常住的，絕不至毀壞。也沒有恐懼、疾病，並且是湛然寂靜的。



所謂報身，就是佛從久遠時以來，修習六度萬行，積集無量福德所感的色身。

佛的報身，具足五種決定性：①佛的報身，決定住在色究竟天宮。  
②與佛的報身共住之眷屬，決定是十地中的菩薩。  
③佛的報身所說之法，決定只有大乘佛法。  
④佛的報身，決定是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行好之莊嚴



身。⑤輪迴不空，佛的報身決定安住於世間。

佛的報身，一般凡夫是看不見的，唯有長久潛心修行證得清淨智慧的地地上菩薩始能見到。



佛的圓滿報身，具足三十二相。此三十二相就是所謂的大丈夫相，是由三十二種善因修成的：

① 以恭敬心迎送師長，得手足具足千輻輪之相。

② 以希有心正受戒律，並守護清淨一心安住律儀，得足底平整如龜腹相。站立時足底平貼地面，沒有絲毫的空隙。

③ 以菩提心修布施、愛語、同事、利行等四攝法，得手足指間縵網相連猶如鵝王之相。張指則現，不張則不現。

④ 以上等美味食物惠施他人，得手足柔軟細嫩相。

⑤ 以上等美味飲食惠施他人，亦能得手掌、足掌、兩肩、頸部七個部





位飽滿端正之相。

⑥ 以大悲心救護遭受毒打、網綁拘禁、即將被殺戮之一切眾生，得手指和腳趾纖長可愛之相。

⑦ 以大勇猛心，饒益一切有情活命順緣，得足跟寬廣相。

⑧ 以遠離殺生之一切過失，得身體洪直相。

⑨ 以增上之心，願自己所行的一切善，皆迴向給眾生得到究竟的幸福，得身毛皆上向而靡之相。

⑩ 以無所得心，正受布施等一切善法，得足踝膝骨皆不突現之相。

⑪ 將醫方明、工巧明、聲明等多種技藝，殷勤傳授他人，得雙膦漸次細圓如鑿泥耶鹿王膦相。

⑫ 以不捨棄、不瞋恨、不輕視諸求財者，得手臂長妙雙手過膝相。

⑬ 以引導一切眾生遵守清淨戒律、行清淨行，並能保守秘密之語，得馬陰藏相。

⑭ 以上好衣服、臥具、金銀珠寶等惠施給眾生，得金色相。皮膚清淨鮮明，比此世間，乃至天上的金子之顏色，更為亮麗。

⑮ 以華麗之屋舍、宮殿、樓閣惠施給他人，得身皮細薄潤滑相。得此身相，塵土不著身，如蓮花葉不受塵水。

⑯ 以深樂寂靜，遠離諍譁、憤鬧及散亂之心，得一一毛孔唯一毛，毛不雜亂，且皆上向右旋之相。

⑰ 以隨一切眾生及師長之意樂，恭敬承事，並教他人也同樣恭敬承事，得眉間白毫相。白毫有橄欖核一般大，形狀如銀管，潔白柔軟，平常卷縮向右旋，毫端向上而靡。舒展則約三個手肘長。

⑱ 以未曾輕毀他人，並為一切眾生作依怙，得上身猶如獅子之相。

⑲ 以隨喜之心讚嘆他人之善巧言論及精闢見解，得臂膊圓實之相。

⑳ 以對病患者惠施醫藥，對饑渴者惠施飲食茶水，得雙肩之中項部極善圓滿之相，或兩腋下飽滿之相。





⑲ 為病苦之眾生，承事湯藥，作看護者，得非上味中亦得上味之相。

⑳ 為人建造幽美之庭院，怡情悅意之林園，得身廣長相等之相。如諾瞿陀樹。

㉑ 以惠施寺院給他人作修行的場所，得頂上肉髻相。

㉒ 於三大阿僧祇劫中與人交談時，都說柔軟語、和合語、誠實語，得廣長舌相。舌面紅蓮色，大舌從口中出，能覆蓋一張臉，舌入口中，卻一點也不覺得擠滿。

㉓ 為十方世界所有的眾生，宣說佛的教法，得音聲和雅、音質清澈、聲音深滿、聲音正直、聲音周遍遠聞等五種梵音相。

㉔ 以遠離綺語之過失，得兩頰如獅子王相。

㉕ 以清淨心，承事稱讚一切眾生，得牙齒潔白相。

㉖ 不以邪因緣獲得生活資具，正命清淨故，得牙齒平整相。

㉗ 以修諦實語故，得牙齒細密相。齒與齒之間，不容一絲一毫的間

隙，彷彿一顆牙齒。

③0 以遠離離間語之一切過失，得四十顆牙齒相。

③1 以大慈悲心，視一切眾生猶如獨子，得眼如紺青寶相。

③2 以無貪無瞋之心，觀視一切眾生，得兩眼上下睫毛不相雜亂猶如牛王之相。



所謂佛的化身，是由佛救渡一切眾生之大悲願所出生，隨眾生的遭遇，以及處境的不同，而化現的種種身相。

佛以大悲為懷，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，拯救那無邊無際的眾生。佛如同一團足以燒毀萬物的熾烈之火，燒盡了世人心中心煩惱的薪材，也像吹散塵埃的風一般，吹盡人們苦惱的塵埃。

佛能以三種化身而應世。

佛示現最勝之化身——如釋迦牟尼佛，和世人一般的誕生，然後出家





成道，並且在佛身上顯示疾病和死亡，以告誡世事無常的道理，引導世人正確的人生方向。

佛又能示現生化身、巧化身，以各種不同的形象顯示在世人的眼前，乃至以化身之力從虛空中及樹木草石懸崖等無心之物，發出法音演說諸法真實義。



佛身雖然分為法身、報身、化身，但只是為了完成佛唯一的心願，那就是救渡苦海中的一切眾生。具足此三身，便是圓滿的佛身。

## 第二節 遇佛的因緣

佛現身於此世界，是甚為稀有的。佛在這個世界上成道、說法，截斷疑惑之網，拔起愛欲之根，堵塞邪惡之源，毫無阻礙、自由自在的在這個

世界上大行法化，所以世人沒有比尊敬佛、皈依佛來得更重要的事了。

佛陀之所以顯現在這個世界上，為人們說法，廣佈福澤，是因為佛不能捨棄苦惱的眾生，所以佛降臨在這苦難的塵世。

在這個人性泯滅、缺乏公理、邪見橫行、貪欲無度、身心墮落的世界裏，欲施佛法以護眾生是很困難的事，但是由於佛的大慈大悲，終能克服種種的困難。



佛是此世間所有人的良朋好友。背負著煩惱之重荷的人，遇佛時，佛就會代替他擔起重荷。

佛是世間的真正導師。愚昧而困於迷惑的人，遇佛時，佛就會以智慧的光輝，驅逐他內心的黑暗。

如同小牛犢不離母牛一般，聆聽過佛之教法的人，就再也不願意離開佛，因為佛的教法使人們心中快樂而平安。





當月亮降落在地平線之下時，人們說「月沉了」；當月亮自東方升起時，人們說「月亮出來了」。其實月亮是常住的，並不因為人們的看不見而不存在。佛也是一樣的常住而不生不滅。但是為了教導世人，以及隨世人的因緣，佛顯示了誕生和涅槃。

好比同一個月亮，如果從地球上看見是圓滿的月時，從其他的星球上看卻有可能只是半圓形的月；如果從地球上看見只是半圓形的月時，從其他的星球上看卻有可能是圓滿無缺的月。這月盈月虧的變化，完全取決於世人觀看的角度。事實上月亮自始至終都是圓滿的，從無變化過。

佛也是一樣。世人見到佛誕生（譬如初一的月）、成道（譬如十五的月）、涅槃（譬如三十的月）等生滅相，完全取決於眾生見佛的因緣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，其實佛是常住而不生不滅的。佛的大悲心永遠照耀著我們。



月亮遍照著大地，映現在一切物體之上，不論是喧譁的城市，或是寂靜的鄉村，是山谷上或是河流中，乃至池塘裏、水缸中、葉尖上的小水滴，都無所不現。月亮經常跟隨人們爬山涉水，行過百里千里。有人見它大如車輪，有人見它小如腹口；有人見它明亮如金盤，有人見它潔淨如白玉。其實並非月亮本身有任何變化，而是由觀月者的不同，各人眼中所見的月亮也就不一樣。佛也是一樣的道理，由於人們的業力不同，而顯示出無數種不同的相貌，然而佛是常住不變的。



佛在這個世界上，不論是出現，或隱沒總是離不了因緣。當佛救渡眾生的時節因緣成熟時，佛就會顯現於世，等到因緣了盡，他便默然不現。佛雖然有生滅之相，但是並非真生的生滅，我們必須明白這個道理。不要為佛所顯示的生滅和萬事萬物的變遷而驚懼、悲傷。

上面已經提過，佛的法身不是肉體，而是無上正等正覺所成之金剛





身。肉體只是一種容器而已，其中要充滿了無上深妙智慧才能稱為佛。因此，拘泥於肉身的腐朽而悲嘆佛已過世的人，不能見到真實的佛。

### 第三節 佛的勝德

佛具有五種殊勝的功德，因而受到千古世人的尊崇。所謂五種殊勝的功德，就是殊勝的行為、殊勝的見解、殊勝的智慧、解說成佛之道、感化世人遵循他的教法而修行等。

佛又有八德，一、佛為眾生帶來幸福和利益。二、眾生依佛的教化，可立即獲得福祉。三、佛教導世人明辨善惡與正邪。四、佛指導世人成就佛道的方法。五、佛引導所有的人走入佛道。六、佛沒有驕心。七、佛言行一致。八、佛已斷除一切迷惑、救渡眾生心願圓滿，並具足無上微妙智慧。

佛於一切時都在禪定之中，心中充滿平靜和安寧。佛對所有的人都懷著大慈心與大悲心，而不為世俗之情所束縛，心中擁有純淨無穢的無上喜悅。



佛是一切眾生的父母。嬰兒出生之後十六個月之間，父母對孩子說話，都學孩子咿咿唔唔的語氣，配合著他們，然後才慢慢的教孩子正確的說話。

佛也按著世人所說的話來說教，隨世人名言識所認識的相來開導，使每個人都能悟入非語言、非心思所能思議的真實境界。

佛雖以一種語言說法，但是世人都能依其所懂的語言來聽，每個人都覺得佛所說的教法是為我而說的，因此不勝喜悅。

佛所證悟的境地，不是一般凡夫能以心思考的，也不是能以言語道盡的。如欲勉強表示佛的境地，只有藉助於比喻了。





恆河雖因經常被各種動物涉越而變得有些污濁，但仍不減其清澈。佛也像這條河一樣，雖然有異教的魚、龜競相來攪亂，但是佛的心性依然保持清淨不亂。



佛無上的智慧能明白世間所有的道理，遠離常見與斷見，安住於超越一切語言、文字的法性上，而且知悉一切眾生所有的想法。佛的睿智能在一念之間知道世上所有的事。

如同平靜的大海，倒映著夜空星星一般，佛智慧之海中，也常映現著世人的心念，和世間一切之事物，因此，我們稱佛為一切種智者。

佛的智慧滋潤著一切眾生的心，帶給眾生無限的光明，讓眾生確切的明白此世間的意義、盛衰和因果的道理。眾生只有藉助佛的智慧來了解這個世界，這是不容置疑的。



佛並不只以佛的形象顯現，有時他化作一個魔鬼，有時扮成一個女人，有時以諸神的樣子出現，有時是國王或大臣，有時出現在妓院中，有時也出現在賭徒家裏。

當人們有病時，佛就化作世人的醫生，為人們施藥、說法；當戰爭紛亂之時，佛就說正法，引導人們脫離災禍；對於被常見所束縛的人們，佛就為他們說無常的道理；對不能脫離自我和驕慢之窠臼的人們，佛就對他們說無我的道理；對於執迷於世俗快樂的人們，佛就對他們闡明世間痛苦的百態。

佛的功德是如此的顯現在各種事務之上。而這一切，又都是從佛的法身流露出來的。那以無限的生命及無限的光明來救渡眾生的，也都是源於法身的佛。



這一個世界就像一座被熊熊烈火燃燒的屋子一般，危機重重。人們被





愚昧的黑暗所籠罩，被瞋怒、成見、嫉妬，以及各種煩惱所狂亂。人們必須依靠佛的慈悲，宛如赤子需要母親一般。

佛誠然是聖者之中最為尊貴的聖者，是此世間之慈父。所以一切眾生都是佛子，他們每天一味的沉迷於世間五欲的快樂，卻毫無警覺這個世界其實是充滿著痛苦與恐怖的地方，衰老病死的火焰正永無終止地燃燒著。

佛雖然遠離了這個迷惑的火宅，卻在靜寂的樹林中思維著如何解救眾生：

「這個無常多苦的世界是我過去的家，住在裏面的眾生都是我的兒子，現在能拯救他們脫離無邊苦海的只有我一個人而已，我應該設法依他們的習性叫他們如何逃出火宅。」

佛對待每個眾生，都像對待自己的獨生子一樣。只要眾生有病，他就寢食難安，只要有一個眾生不出火宅，他就不入涅槃。

佛是至高至偉的大法王，能以無數方便，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

法，但佛唯一的心願只是希望眾生得到安樂。佛為了饒益眾生，顯示至高無上的佛之知見而出現在這個世界上，為了將世人從痛苦中拯救出來而說法，可是世人卻被欲望所吸引，對於佛的教誨與呼喚充耳不聞，毫不在意。

不過，聽了佛的教法而心懷喜悅的人，他就必能立於超越此迷惑世界的境地。佛曾說：「我的教法必須透過信心才能了解，換言之，從佛的睿智中流出的教法，世人絕無法依靠自己的智慧去領悟，只有信佛所說的話，才能契合教義。」因此，我們應該虔誠的聆聽佛的教法，並且身體力行。



